

当代中国女性身份认同困境研究

王雅淇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当代女性身处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变革的新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间，但由于受到历史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女性的要求标准仍旧和千百年前类似，而新时代的变化又要求女性适应和建立新的身份，所以，当代女性仍旧处于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和事业方面。本文将基于当今社会现状对当代女性的身份认同困境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身份认同；女性困境；婚姻；家庭；事业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33(2023)01-000100-03

一、当代中国女性身份认同困境总述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人早已从历史中告诉人们人生在世多磨难，女性由于历史文化的遗留因素、环境的影响等原因，遭受的磨难更为复杂和艰辛，女性身份认同的塑造一直被各种文化话语裹挟着、拉扯着，时至今日，仍然被诸多因素束缚着，女性在身份认同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

二、当代女性身份认同的具体问题

女性与男性虽然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性别双方在灵魂上是平等的。但在国家层面已经承认男女平等的今日，一些人还是秉持着男尊女卑的老式观念，在个人、家庭、社会上不断挤压女性的话语权，把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添加在女性身上，试图把女性个人对自身角色应有的目标、价值观、信念、规范等困囿于封建时期，在这个还是由男性话语权占主流地位的现代社会，男性话语权的难以突破、女性话语权零散、女性在身份认同方面进退两难，不容易做出抉择，这就是女性这一身份认同困境。

(一) 婚姻困境

婚姻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而实行的为繁衍后代，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产生家庭的基础。在我国，婚姻制度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制度，因婚姻存续而组成的一个个家庭，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婚姻对于人们来说，不仅仅是男女两性为繁衍后代的结合，更是人们心灵的港湾、人生路上的支撑、彼此之间的依靠与信赖，甚至关系到财产的分配、继承以及社会地位。我国的婚姻制度由来已久，从古代开始便出现并延续至今。在中国的传统认知中，婚姻是女性的第二次生命，通过婚姻，嫁到夫家，

从此转换了身份和角色，并与夫家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很多时候依靠夫家获得了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要求女性遵循传统社会公认的结婚、怀孕、生子等人生步骤，要着重扮演好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和角色，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和精力奉献于家庭中，直至生命的最后。而现代女性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这时，婚姻对他们来说，种种沉重细节的要求就变成她们成为社会一份子的牵绊和阻碍。在这个时候，女性往往会对婚姻和人生产生疑问，不知道该如何平衡婚姻与社会人身份之间的关系。

其中，在婚姻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生育更是成为女性的“母职惩罚”，是悬在女性头上的一把利刃。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马克思认为生育属于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范畴，是让人类得以延续和存在。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女性天然具有可生育的先天生理特征，为了控制这种特质，父权思想不断规训桎梏女性，女性并不能掌控和决定自己的生育权，反而被男性牢牢控制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因具有生育的能力，很多男性便将其作为具有生育属性的商品看待，认为情感、生育、照顾孩子等都是其作为商品应该具备的使用价值，她们的角色和功能是具有特定性的，就应该为男性和家庭提供相应的服务。波伏娃认为，一直以来，男性被当作女性的附庸而看待，在人类历史上属于陌生化和边缘化的地位和境地，是男性区别对待的“客体”。而女性因为具有生育功能，她们的月经、怀孕、分娩等都会使女性身体产生消耗，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劳动价值减弱，处于相对不

利的地位和情境中。而女性难以摆脱生育的限制，不得不固守在自己的本能中，很多时候还因为生育而被物化，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婚姻悬在女性头上的另一把利刃，是因男性的性格、爱好等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针对女性的不利的行为，如家暴、出轨等。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部分男性将女性当做自己的私有物或者依附者，认为自己如何对待女性是家里的事情。从表面看，家暴、出轨都是男性的劣根性在作怪，并且是部分男性存在的问题，但是从深层次的根源去挖掘，就会发现，女性被家暴、遭受出轨，还是因为女性因为性别的原因，在家庭和社会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而男性天然就具有优越性与对资源的掌控感，所以才会对女性施暴或者出轨时，感到有恃无恐、无所顾忌。如果男性不能对自身的角色重新认识和定位，把女性的角色置于平等的地位看待，就难以改变当前两性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均衡局面。这类困境容易引起女性对自我的怀疑，没有足够坚韧自信的自我认同，甚至会意识恍惚到把他人的过错归结到自身身上。

（二）职业困境

当今社会，因生活压力较大，女性除了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和家庭的家务劳动外，还要进入职场，作为劳动力赚取财富，但是因受到身体素质、精力和家务劳动的负担等因素的影响，女性不能完全投入工作，不能全身心的在职场中奋斗，他们的职业生涯和职业价值难以获得有效的进步空间，与此同时，男性却又漠视女性为家庭所做出的牺牲和付出，否定其承担的家庭重任，从而在职场中对女性予以性别歧视，这种情况导致了男女性因性别不同而遭遇的不平等。如今，不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中，人们鼓励和提倡的是“贤妻良母”，主张的是温婉柔顺的女性形象，这些都是从男性视角给予女性的角色定位和期待。

因经济不能独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难以得到保障与承认，从而呈现出不平等的状态，而在社会中、职场中，女性的地位也难以得到保障，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和公正的待遇。因女性的身份所限，职业女性在职场中往往会遭遇性别歧视。按照女权主义者的呐喊和奋斗，女性想要获得解放，必须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女性只有获得经济地位的独立，

才能实现个人地位的平等。国家制定了“同工同酬”的政策标准，女性得以从家庭中走出，成为社会人。但是女性虽然参加了生产劳动，能够使其具有经济自主权，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得到提升，但是他们在妻子、母亲等角色中，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在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继续沿袭和做好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

在职场中，由于受到性别歧视，女性往往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会受到压迫和限制，有时候即使拥有与男性同样的能力和才华，也不能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例如，很多女性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时，往往会被问到婚姻和生育的情况以及打算，或者因为性别受到不信任和怀疑，严重者还会在从事的行业或职业生涯中遭受不公平对待，被排挤到劳动价值和未来前景相对较弱的行业岗位中。而一直处于被否定被怀疑的境地中，女性会对自身能力和素质产生怀疑，出现贬低自己的情况。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女性在职场中会遭遇“玻璃天花板”，即女性在达到某一职位或者岗位的某一水平后，难以继续获得职位的升迁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突破。

相关调查显示，女性初入职场时的薪酬与男性的薪酬差距是相对较小的，但是随着工作年限增加，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逐步扩大，再加上女性因为婚育、照顾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职场中难以获得升迁，并且工作薪酬的增长率远远低于男性，并且会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呈现薪酬差距增大的趋势。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与女性天然的生理原因和扮演角色的弱势相关，因为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中，男性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且只看重是否能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而女性因为身体或家庭的影响，难以为企业或工作岗位提供最大程度的价值。企业在招聘员工时，会倾向于寻找男性，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性别歧视。

中国自古以来，便具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明确分工。这种分工由来已久，西周时周礼中规定，男女两性的活动范围主要被划分为“公”“私”“内”“外”四个不同的领域，并对女性的活动范围进行严格的规定，女性被局限于“私”和“内”两个领域中，家庭是女性唯一的活动空间，女性只能退守在家中，且没有财产自主权和婚姻自主权；“公”和“外”是不允许女性参与和进入的，女性没有外出的行动自由，不

能外出参加社会活动，不具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男性，出嫁前依附于父权，出嫁后依附于夫权，儿子结婚后又依靠儿子，直至终老。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受到男性的控制和支配。由于男性对社会资源、权力等拥有绝对占有权、控制权和支配权，男性在社会中具有绝对统治地位和支配性的话语权，女性作为附庸出现时，往往不具有相应的地位，从而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因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导致女性作为家务的操持者，所付出的劳动不能得到承认，在家庭中所具备的作用和意义不能得到肯定。

当今社会，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和依附地位已经被打破，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具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的社会地位，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机遇和挑战。但是，她们在出入社会工作之余，仍旧要回归家庭操持家务，这是在男性话语体系下，社会公众对女性的内在要求。受到生育、照顾家庭等因素影响时，女性往往会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她们往往被称作“家庭主妇”，主要以操持家务和经营家庭为主，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经济收入。这时，他们对家庭的付出往往不能够得到重视和尊重，男性会认为她们对家庭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分工，将女性困在以家为主的私人领域中活动，削弱了其作为劳动力的价值，而否定了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从而加剧了性别分工中的不平等。这种在父权意识形态霸权下的社会建构的性别机制导致女性的主体性被漠视和践踏。一方面，男性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她们承担养儿育女的义务，从而迫使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在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定位中，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是依附在家庭上的，她们必须要按照男权为主导的社会所要求的标准，遵循着社会历史文化所规定的路径做好这个角色。而女性在走完结婚、怀孕、生子，操持家务这一系列流程后，生理和心理的变化，都会导致她们对自己的主体意识认同和自我实现产生质疑，不明白自身所具有的家庭角色是否是自己所希望或认同的，由此对当前自身角色产生困惑和质疑，不想囿于当前的角色和家庭的定位，进而产生了改变的想法，

但是又因为外在客观环境和因素的限制，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变化，进而陷入两难境地中。

当今女性因为需要兼顾家庭和事业，需要不断探求自身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时刻处于对两种关系的选择和权衡中，她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限制，认为自己结婚生子、为家庭付出是理所应当的，家庭主妇的角色是难以避免的，是必须要付出努力去经营的，而就社会角色来说，女性在职业领域的工作和成就取得，也难以逃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规范，也必须要屈从和服务于男性社会的要求。由此，女性会在传统观念认定下的女性角色与自己想要追求的社会角色之间产生摇摆和挣扎，从而表现出当代女性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焦虑和困惑，一直难以找到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认同。

结语

当代女性身兼双重角色，既被要求符合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所希冀的“贤妻良母”，需要在婚姻和家庭中担负“重任”，又要符合当代社会对职业女性的要求，即工作认真负责，做事快速麻利，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女性需要在这两种身份和角色之间不停地切换，以适应家庭和社会的需要。为使当代女性顺利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家庭和职业间取得平衡，女性主义各大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笔者对比了相关理论，认为伊丽嘉蕾的差异论思想适合当前社会，能帮助女性建构坚韧自主、不卑不亢的女性身份认同，让广大女性同胞清晰理性的面对当前的女性身份认同困境，最终踏平困境迎来妇女解放。

参考文献

- [1]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劳福德、昂格尔著,许敏敏译,妇女与性别[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3]马晨雨,女权主义的中国式困境——基于知乎平台“田园女奴”问答的主题分析[D],华中师范大学,2020.